

西昌的月光

陈兆平

西,于是改叫西昌。

那几天我们在西昌旅行。穿过月城广场,我走进了奔月路、月海路等。我惊叹于那些以月为名的道路、公园,每念一次,心中就生出许多欢喜。坐下来和西昌人“摆龙门阵”,才知道他们多么喜欢头顶上的月亮。艺术家把月亮塑在街头,像一条弯弯的小船;彝人把月亮刻在岩石上,成为久经风雨的岩画;姑娘们把月亮绣在裙子上,一针一线绣着羞涩的愿景……大凉山的人把彝族阿妹称为“月亮的女儿”,西昌城中那座“月亮的女儿”雕塑就是生动的呈现。我仔细打量雕塑:一位美丽的彝家姑娘斜倚在一轮弯月上,拨弄着怀中的琴弦……这座用青铜铸造的雕塑,成为西昌的城市标志。

西昌人就这样在太阳和月亮的轮番照耀下,过着别样的生活:踩沙滩、吹湖风、架火盆、嗦米粉……在日常生活在感受着这里的日出日落。很多时候,在西昌,能看见一块又一块的云,从山梁上缓缓飘过。一片乌云经过时,突然就下来一阵雨。西昌的雨,来得很快,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,碧空如洗,一轮皓月又会准时出现在夜晚的天幕上。

那个夏天的夜晚,我坐在西昌城的一扇窗前,看着夜色一点一点袭来,直到夜深了,城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熄灭。这一段时间里,我看见了月亮跃上天幕的全过程:仿佛有一支神笔,先描出一片小小的淡黄,如同泼在宣纸上的水墨,渐渐漫溢开去并越来越大;突然,月亮露出了个头,随后穿云破雾,眨眼之间,月亮慢慢大了起来,圆了起来,最后成为一个柠檬色的玉盘,晶莹剔透。这便是撩人情思的西昌月了。都说山高月小,西昌的月亮却是一个例外。

自那以后,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西昌,每一次去都想住在邛海边。文人墨客多称邛海为邛池。一句“月出邛池水,空明澈九霄”,引来无数人对西昌邛池和邛池上月光的向往。住在邛海边,当然是为了看月亮。一到月夜,身边山岚尽墨。我走在婆娑的树影下,抬头看月亮,耳边有虫鸣,偶尔还能听见对面泸山的松涛。月光下,仿佛回到小时候。大人说,月亮会追着人跑。我在邛海边真的跑了起来,一边跑,一边回望天上的月亮,果然月亮在追我。跑快一点,月亮追得也快一些;停下来,月亮也停了下来……邛海赏月,早已成为西昌本地人和外来游客的“必修课”。其实,在邛海中赏月才是最佳境界。我始终记得那个明月之夜,与几个朋友乘一艘小船去邛海看月。人在船上,仰头看天,天上无云,夜幕上只有一轮圆月高挂;低头看水,水面上跳跃着点点银光。远处是西昌城区的万家灯火,近处是婆娑的树木和房屋的倒影。桨声划破夜的寂静,看了天上月,再看水中月。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,静静地感受着“美妙”这个词的丰富内涵。

邛海湖水流入安宁河的出水河叫海河。在西昌城中,海河岸边,还有一条海河天街。这一城市空间如今已是西昌首席城市会客厅。几年前,我被派往西昌工作,就住在海河天街。那时候,海河岸边已成为灵动的现代水乡,水在城中,景在水中。一人夜,岸边的霓虹把海河渲染得五光十色。最是那一轮月影,皎洁清辉。月随人移,心随月走,一路徜徉下去,只觉心旷神怡。

又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,我和当地的朋友去了西昌城里的一家音乐空间。在当地歌手婉转深情的歌声中,我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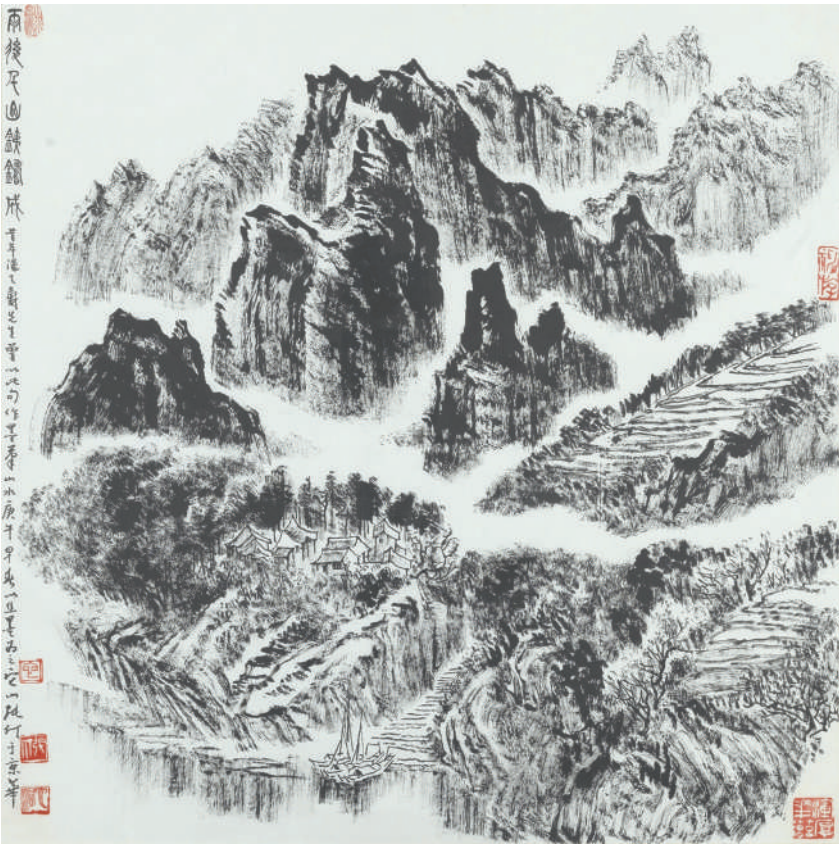
带入悠远的岁月时空。从音乐空间出来,一行人走在洒满月光的路上,和月光一样往时间的深处走去。

住在西昌的日子里,我自然少不了去航天北路看蓝花楹。每年5月,蓝花楹进入盛花期,满树都是紫蓝色的花朵。航天北路的尽头,就是西昌的航天城。在西昌,那轮皎皎的明月,也照亮了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梦想。1970年7月,一批航天人从茫茫戈壁来到西昌,建立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。从此,西昌月,不仅代表着一道美丽的风景,更见证着我国航天的发展。2023年1月,西昌航天主题公园正式开园。走进公园,过了绕月桥,便能看见腾飞塔,沿途还有鹊桥、问天瀑布、已成为蓝花楹网红街的航天北路等景点。在这里,你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探月梦圆的很多精彩故事。

最近一次去西昌,建昌古城成了看月的最好去处。西昌的历史文化足够厚重,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建昌古城,重建了四牌楼,修缮了建平门、九街十八巷等历史遗迹,古城的旧时风貌得以重现。月光下,漫步在青石长街上,怀想千百年前的古城繁华,更在历史与今天的切换中,感受时代的变迁。

关于西昌月,还有一幕让我始终难忘,那是在从木里回西昌的路上。那一夜,我和几名同事遇上了难得一见的月全食。月全食经历了三个半小时,我们一路上观赏了初亏、食既、食甚、生光和复圆五个时期。当一轮红月亮出现在黑黝黝的天空上时,蔚为壮观。那一刻,白云不再飘,像一个熟睡的孩子,躺在了母亲温暖的怀抱。

回到西昌,月光越发皎洁。我无心睡眠,躺在床上读书,那个氛围里,心里满是西昌的月光。



▲中国画《雨后千山铁铸成》,作者张仃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最小的桥吗?我笑着说:“是不是最小的不好说,但是,我就见过很多精致、小巧的桥。要不,怎么以‘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’著称呢?”当你涉足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近水远山皆有情”的沧浪亭时,抬头可见一座小桥,此桥衬托一池碧水,更与名园相依。不光是在这里,在拙政园、狮子林、留园等名胜,在怡园、耦园、环秀山庄等小众园林,也都能目睹小桥,桥池紧相连,有池必有桥。小小的一步桥、弯弯的小曲桥、瘦瘦的小石板桥,都为园林添彩。当你伫立在池中的小桥上,环顾四周,千姿百态的假山、弯曲迂回的长廊、造型奇特的亭凉、婀娜多姿的莲荷……尽收眼底。

无桥不成景,有桥才有韵。一座座桥,既是美丽的风景,也诠释着姑苏城的历史文化,让古城充满韵味。



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,我跟随一个团队从成都乘火车前往西昌。在这之前,西昌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。同行的人给我描绘了川西高原上的安宁河谷。西昌就在安宁河谷之中,四周都是巍峨的群山。一路上,我在心里默念着西昌的轮廓:红莫梁子在东,牦牛山在西,这两座山在北边须发相触,紧紧挡住了来自北方的风寒;而高高的螺髻山则稳稳地站在西昌的南边,它的北支脉经过摆摆顶一转,转出众多山峰,其中一座就是泸山,紧挨着西昌城;泸山脚下,便是碧波万顷的邛海。有山,有水,偌大的西昌城已美了千年。在那趟奔向西昌的火车上,我看见了夜空中的月亮。火车走,月亮也走,正赶往夜色苍茫的西昌。

“清风雅雨建昌月”,说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川康段上的三大气象景观。建昌就是今天的西昌,因海拔高、纬度低,加之山林和邛海对大气层的过滤,使西昌的月亮又大又亮,分外皎洁。夜幕之下,明月的清辉洒向山川大地,山中有月,水中有月。特别是中秋节的夜晚,山水之间,一轮硕大的月亮在夜空中缓缓升起,“月随碧山转,水合青天流”。

月照西昌已千年。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,曾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“蜀滇咽喉”。这里,西汉置邛都,唐置建昌府,元置建昌路,明代又改建昌卫,清置西昌县——因城在唐代建昌旧城之

今天的诗意

郝俊

古诗词中,有一些我很喜欢,比如宋代欧阳修的《生查子·元夕》: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我尤其喜欢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这两句。

有人说,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了。相约见面,直接说几时几分在哪里即可。也因此,有人认为,今天人们的诗意空间正不断缩小。

对此,我倒不这么认为。试想,今天,当两个人通过手机地图上的“共享实时位置”查看彼此行踪,时刻关注着不同颜色的两个小圆点在地图上缓缓移动,直至最后相遇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融入了科技元素的浪漫诗意?

事实上,时代变迁、科技进步、社会发展,为人们追求今天的“诗意生活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基础。如果说古代有鸿雁传书,那么今天则有跨越大洋大洲的即时通话;如果说古代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那么今天则有“坐着高铁看中国”……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,我难忘自己第一次踏上港澳大桥时的激动心情。脚下的大桥犹如一条腾跃在万顷碧波上的蛟龙,气势磅礴。那一刻让人思接千载。我想,与古代诗词中“小桥流水

人家”所体现的婉约诗意不同,今天的“一桥连三地”“天堑变通途”,呈现的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另一种宏阔的诗意。

诗意在变化,然而,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浪漫诗情却一直葆有。看看中国航天的命名:载人飞船叫“神舟”,中国空间站叫“天宫”,探月卫星叫“嫦娥”,火星探测器叫“天问”……这些命名被称为“宇宙级浪漫”。它们距离我们是那么遥远,可是,它们的名字又如此亲切而富有诗意。

还有很多诗意,就在寻常生活里,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。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写下这样的句子:“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/也有风声如鸟鸣/有车轮如流星……赶时间的人,从一小时/赶出六十一分钟/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”(《低处飞行》)。把外卖小哥在大街小巷的穿行比作低处飞行,充满诗意。

今天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。无论是追星逐月的科技攻关,还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奔忙,抑或是现实生活中的事一物,都蕴藏着盎然的诗意。“诗意”的获取,需要我们心存一份超越功利的追求,一种豁达的态度,一份别样的情致。“诗意”不是难得之物,是对懂得生活、创造生活的人的精神回馈,是日常里的惊喜,是平凡中的奇迹。

八月十八“石湖串月”的行春桥等,更是看了又看。

多年前,我家曾住在万年桥边。万年桥位于苏州胥门外,跨于城外护城河上。一说建于清代,也有说最早建于明代。站在万年桥上,有看不尽的风景。

姑苏看桥

程秋生

舟来楫往的河面上,从早到晚来住着鱼虾船,蔬菜船。桥下的码头更是一片繁忙景象,运菜的、送粮的船一艘又一艘,热闹非凡。记得每到盛夏季节,河面上尽是绿油油的西瓜船。这时候,人们拎着竹篮子、拿着网兜,直奔码头而去。我走过几块湿漉漉的木跳板,登上装得满满的西瓜船,挑了两个个头中等的西瓜抱回家。邻居大婶问我,为啥不买大一点的西瓜?我笑而不答。其实我心

为了弄清楚这些桥,我还翻书籍、查资料。在一本有关姑苏的桥的书中,我看到数以百计的桥名。光是这些桥名,也足够让你回味无穷。再看看地址,真是绿油油的西瓜船。这时候,人们拎着竹篮子、拿着网兜,直奔码头而去。我走过几块湿漉漉的木跳板,登上装得满满的西瓜船,挑了两个个头中等的西瓜抱回家。邻居大婶问我,为啥不买大一点的西瓜?我笑而不答。其实我心

遇见

那天,彭文磊发来微信,六号点钟的树居然发芽了。图片里,几株枯枝立在土黄色的山谷中,其中一株露出几颗嫩芽。此刻,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经入夏,暑意渐浓。

彭文磊是新疆阿克苏温宿边境管理大队的一名戍边民警,他说的“六号点”是夏特古道边境警务站,位于夏特古道深处、中天山木扎尔特冰川脚下。4月初,我去那里采访,八〇后彭文磊,带着几名来自安徽、山东、云南等地的九〇后民警守在警务站。

那时,山外草木蔓发,春意盎然,山中却依然萧瑟,看不到点绿色,民警们还尚未换掉冬衣。一年中大部分时间,这儿都是荒芜苍凉。每年直到5月,冰雪才消融结束,9月,严冬又如期而至。

这群年轻人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戍边生活。除此之外,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树。为了能让戍边环境有些绿意,民警们每年都会去警务站种树。不过由于持续低温,加上土层下都是砂砾,种下的树还没有撑过冬天的。即便这样,大家仍然坚持。这次,他们又从山下运来土,种下十八棵树苗。

在警务站门口,我看到两排像柴火一样的树苗,在寒风中瑟瑟地挺立。在这荒凉的古道深处,这些树能成活吗?见我疑惑,彭文磊他们笑着对我说:只要种下去,就会有希望。

在新疆边境,戍边人对于种树几乎有着一种“执念”。2022年初,我去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卡拉苏边境警务站采访。警务站位于海拔七千五百多米的慕士塔格峰脚下。那里高寒缺氧,水的盐碱度超过正常值的十多倍,生命力顽强的高原红柳也无法在这里生存。一年四季,民警们只能看到两种颜色:慕士塔格峰的雪白和戈壁的土黄。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,种树的尝试也从未停止。

每年开春,民警孙中川和战友们都会挖开坚硬的盐碱戈壁,铺上从山下拉来的土壤和羊粪,试着在上面栽树、撒草种。2021年,种下的十几棵树好不容易有两棵发了芽,但很快就枯萎了,草种则一颗都没有发芽。他们总结经验,准备再次尝试。

恶劣的环境不但让植物无法生存,也给戍边民警的身体带来伤害。警务站的每个人都嘴唇乌紫,皮肤皴裂,头发脱落,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。不过没有人退缩,大家的想法是:边境总要有有人守,不管树能不能成活,他们都会在这里扎下根,坚持下去。

还有极度缺水,终年狂风肆虐的老爷庙口库,盐碱地下面是芒硝矿。民警们为了种树,挖的树坑从一米多增到三米多,每一铲都伴着火花与碎石。几年下来,光是十字镐就用断五十多把,树的存活率却不到一成。可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地坚持。不久前,口岸迎来第四批树苗。他们坚信,只要一直种下去,总会在这戈壁滩上留下一片绿色。

当然也有成功的。在霍尔果斯铁

边关的树

张佳

路口岸,霍尔果斯边检站的民警们,经过几代人接续不断的努力,硬是在原本寸草不生的土地上种上了沙枣、白杨和硬叶榆,还开辟出一片菜地。每年夏天,出入境的中欧(亚)班列在口岸区域短暂停留,在等待接受边防检查的间隙,司机们面对戈壁山上难得的绿色,总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为了种树,戍边民警们想了很多办法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位于帕米尔高原深处,离县城还有一百五十公里山路,几乎与世隔绝。多年来,大同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与一千七百多名塔吉克族乡亲,共同守护着一方平安。

2023年,上级为派出所建起一座玻璃阳光暖房。从此,民警们总会利用休假的机会带回家乡的特色植物,种在阳光暖房里。今年4月,民警李光耀辗转五千多公里,从家乡广西带回三棵砂糖橘树、三棵菠萝蜜树和两棵荔枝树。回到派出所已是凌晨两点多,他顾不上劳累,跟战友们连夜把树种在阳光暖房里。大家还计划等种植成功后,把这些树推荐给乡亲们种。他们还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牧民,牧民们吃上了自己种的新鲜蔬菜。

我不禁想起初到边境工作时,听到的一则关于高原戍边的故事。早年间,一名高原戍边人在山上连续执勤数月,不知山下已经换了季节,下山后,抱着路边枝繁叶茂的杨树久久不愿松手。我初听时并不在意,直到自己实地走过边境,才理解了戍边人对树的情感。对于守卫在边关的民警来说,树是一种信念的寄托,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

从夏特古道边境警务站离开的那天,朔风骤起,山谷中尘沙弥漫。彭文磊和战友们在我门口跟我们告别,恰好与那些树站成一排。车开出老远,还能看到他们站在风沙中朝我们挥手。

在他们背后,警务站的铁栅栏上,挂着重民警们制作的横幅,上面写着:奋斗在最年轻的时光,扎根在最偏远的边疆。

杜鹃声声麦收忙

常兆

小时候,每年“芒种”前后,老家的村庄里常常能听到杜鹃鸟叫的声音,清脆悠长,飞扬在良田肥沃的沿淮平原,萦绕在淮河边麦浪翻滚的大河湾。站在淮河堤坝举目眺望,天高野旷,不远处的小山岗上,草木青葱、白云出岫。蓝天白云下,麦浪连天,金波无垠。

到了“芒种”,沿淮的麦子熟了,家家户户抢抓晴好天气忙麦收。

那时候在我们村里,很难见到机械化收割机。村里收麦子的工具有长短镰刀、铁叉、抓钩等,运输工具主要有两轮木架子车、手扶拖拉机。地多的人家都要做场,地少的就直接借用邻家的场地。我父亲兄妹七个,在村里属于大户人家,每年麦收都要辟一块地做场。

祖父领着父亲一行八九个人,天不亮就出发。一到地头,他们选好位置,手持长把镰刀齐头并进,还没等太阳出来,就将麦子收割完毕,装车运回场地。

早晨露水大,麦穗潮湿柔软,需得拿抓钩、铁叉,将堆积在麦场中的麦子摊开暴晒,村里人叫“摊场”“晒场”。经过一晌午的暴晒,麦穗变得干脆了,便开始“打场”脱粒。脱粒后,待到傍晚微风起来,就开始“扬场”了。

夏日的黄昏里,祖父举锄抛扬的

动作,在夕阳剪影里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一粒粒金黄色的麦粒在空中与谷壳分离,散落下来,扑打在草帽上,沙沙作响。

不远处的村子依稀可见,屋顶上炊烟缭绕。祖母到老屋南边的地里摘青椒、掰茄子,忙着和面做晚饭。祖母一个人锅台灶下地忙活了一个傍晚,然后将做好的晚饭一盘盘叠放在篾篮里,盖上蒸笼布,送到麦场上。

那时,乡村里的孩子们都期待麦收。麦收时,我会到自家场上玩耍,或帮着父辈们到老井里打井拔凉水,或待大人们用铁叉往麦车上堆麦秸时,在车上用力踩压,让麦秸堆更加严实紧凑。

一场麦收,老屋的前房后屋堆满了麦秸草垛。

后来,我到外地上大学,留在城市工作。夏季农忙时节,很少能听到杜鹃鸟的叫声了。然而每年芒种前后,我都会打电话回老家,问今年的麦收情况。祖父已经去世。我问祖母:“奶奶,家里麦子收了吗?”祖母总会告诉我:“收了!现在一两天就收完了!”

过去,从麦收开始到结束需要持续个把月,遇有阴雨天气更恼人。如今,一辆辆大型机械化收割机穿梭在沿淮平原上,从日出到日落……